四書索解
三禮指要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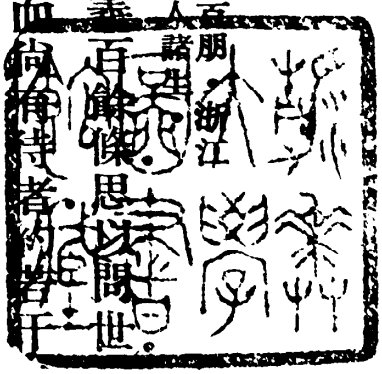
四書索解

毛奇齡說
王錫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書索解卷一

清　毛奇齡說　王錫篹 錫字百朋浙江仁和人諸生



王錫曰．四書無不解者．先生嘗舉其不解者以示人．人無以應．因之陸續質難．得疑義百餘條．思以問世．而惜學者之不能悉記之也．今先生之子述齋輯先生經集成．遂抽經集中所已解而尚未解者．約若干條．去其所解．而錄其所疑．名曰疑案．以匄世之共解之．予披讀再四．深嘆經學難明．毋論六經茫茫．全無畔岸．而祇此童而習之．皓首勿釋之一書．且經漢唐宋諸儒．自孔安國、包咸、馬融、趙岐、陳羣、何晏、孔穎達、陸德明輩．以及孫奭邢昺、幷朱氏集註．歷有據發．而尚餘疑義．眞不可信．然且孔孟授受．繼堯湯之學．全在此書．而不究極其根柢．亦何以卽安．特是卷原名疑案．以爲不疑則不解．而予謂必有以解之．直是索解．人不得耳．一經考索．則世多學人．豈無始而驚．既而疑．又既而劃然以解者．因更名索解．吾願世之見之者．但曰解人當如是．不當曰不求甚解．斯庶幾已．

柳下惠・康熙二十年．予在史館．聞上幸南書房．問詞臣．論詰柳下惠集註云．柳下．食邑名．孟子柳下惠集註又云．居柳下．其一名而異註．何解．衆無以應．又問朕記趙岐註孟子云．柳下是其號．號又何解．衆亦無以應．

謹按柳下無正文可據．其云食邑．見左傳孔疏．居柳下、見莊子註．然總不知出何書．且魯地並無柳下

一名。後稔康鍛柳下。在河內山陽縣。然亦非地名。若號、則非居非邑。益不可解。又按趙岐此註。柳下惠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亦似有誤。據柳下氏展係公子展之後。名獲見國語。字禽見左傳。又字季見國策。莊子謚惠見列女傳。是禽與季皆是字。而趙註以禽爲名。季爲字。是名字且誤。何況其號。宜聖人之疑之也。左傳孔疏。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上開制科試士。有謁閣者。益都相公問六律是十二管。非作樂之器。三代後並無此物。而五音不絕于世。何以非六律不能正五音。上虞徐咸清曰。五音是五層聲。原未偏頗。何必取正。特聲無所寄。故借十二管附合其聲。虞書律和聲。和者、合也。非正也。又問、祇五聲、則何得合十二管。曰五聲有四清。共九聲。又有二變。并一變清。共十二聲。而聲之高下始備。因借十二月布氣之管。所云十一月黃鍾十月應鍾者。別其分寸。自黃鍾九寸起。至應鍾四寸零止。取其聲以爲五聲高下之寄。然且每管有十二聲。即一管而旋用之。可爲宮、爲商、爲角徵羽。是以聲定律。並不以律定聲。正音之說。實所未解。其餘無答者。

（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予於康熙丁丑。住杭州客堂。大病。會臘月長夜不能寐。呼兄孫詩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蠡曰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孺子於書理全未通矣。經塗九軌。而每門三門。祇各一軌。則塗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正用之多。而謂久何也。且車之涉軌也。門與塗同時。無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塗。未嘗前年有門。後年始有塗也。乃以同時造軌。同日行馬之門。與塗而比校轍跡。明是一用多。而一用少。是城門二句。反爲高子助一左證。門軌之轍深。猶之禹鐘之追蠡。抵奪之語。竟

變而爲附和之詞。初不意從來講師。何以各貿貿而不一察。至於如此。時兒子遠宗亦在側。皆愕然不能答。踰月甬東仇滄柱先生見過。舉似之。滄柱善舉文。且有講義行世。亦躊躇未應去。嗣後無有以講義來報者。

兩馬。古車多四馬。謂兩服兩驂也。此曰兩馬。不可解。據詰難之意。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馬何故。或曰儀禮贈士以兩馬。謂乘車也。此專以乘車言。故但言兩。則不然。古乘車之數。天子六馬。諸侯及卿大夫皆四馬。有云大夫三馬者。雖不見禮文。然於禮註亦有之。唯士則一車兩馬。儀禮所云贈兩馬。祇是士乘車數耳。公羊天子駕六。白虎通天子馭六馬。則天子乘車是六。降而方叔四騏。韓奕四牡。與行役大夫之四黃四駱。凡諸侯以下。卿與大夫乘車皆四。獨家語魯君以一車二馬遺孔子。左傳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皆指士耳。此所云城。雖未必卽王國之城。然豈有諸侯卿大夫皆不行。而獨士行者。若曰孟子身爲士。故祇言士。則孟子仕齊。已在三卿之中。豈得言論之間。尙拘士禮誤矣。況城門出入。不止乘車。凡戎車、田車、喪車、役車、類皆出入國城。皆是四馬。則其云兩馬。究竟何指。惟好學者審之。

三家之堂。或有問三家之堂者。予出大小宗通繹示之。其人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一仲慶父。一叔牙。一季友也。慶父叔牙以弒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無此理。且慶父叔牙。一畋一縱。皆

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何解耶。遲之有復者。曰三家本異廟。通言之曰三家之堂。非共一廟也。予遂作書與朱鹿田孝廉。其書曰。有言三家之堂異廟者。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三家之堂。是三家分廟。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弒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與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於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立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夫三家分廟。禮固自有。但此歌雍之三家堂。則不是共廟。亦不是分廟。若是分廟。則卽以孟孫一廟觀之。共仲逆賊。以罪斥其爵。其不得歌雍固已。共仲之子。卽公孫敖也。敖得罪奔莒。死不許歸。歸不許葬。必其子立于朝。哀請而後許之。然猶不許以卿禮葬。夫卿葬且不許。許其作天子祭耶。歌雍耶。倘又降此。則文伯之後。竟將以天子禮祭孟獻子莊子。直笑話矣。初不意讀孔子書者。竟不識三家之堂。又不意四書之不易解且如此。

（孟子定三年之喪。）歲癸未春。陳緘菴編修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各問喪禮。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公以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喈喈曰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時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唔者。次日坐客有踵門來復謂魯先君不行。是近代先

君。不是周公伯禽也。不知此又出高頭講章之言。然亦非是也。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胡氏猶以不朝周。刺其非禮。昭公居三年喪不哀。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則近代先君。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宗國・宗國、宗聖人之國。亦不可解。聖人指誰。周公耶。抑孔子耶。若宗孔子。則在春秋早已有宗國之稱。如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左傳公山弗狃曰。以小惡而覆宗國。此時孔子尚在。未必如戰國後之共宗之。而其稱歷歷。斷非孔子可知也。若宗周公。則開國元聖。當列國共宗。乃滕父兄曰。吾宗國。子貢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利不可得而喪宗國。一似專指同姓之國爲言。然且同姓宗魯。魯不宗同姓。總不可解。

陽貨稱大夫・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此可解乎。曾子倪魯玉許道及值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溫爲帝。而謂之重其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也。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何嘗僭稱。況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如云夫子潛德過爲謙退。猶之微服過宋之意。則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初方請見不許。拒之甚嚴。亦何嘗稍有依違。而反以非禮之餽。俯首拜門。是前倨後恭。不惟非避患且適足以取輕也。然而夫子以大夫禮報之。孟子以大夫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說。

君子不重・則不威・主忠信・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與主忠信。絕不相接。忠信不指學。若指學。則威重反超於忠信矣。忠信又不是固學之由。若是固學之由。則不重不威。又不當作不固學之由矣。惟周章難明。故近說分作四節。一節是一意。老說分作五節。亦一節是一意。其分五節者。一重、一學、一忠信、一取友、一改過。所云學則不固。謂學則不固蔽故須學。此孔安國說也。若然。則主忠信以下原複見在子罕卷。何如直分之爲愈也。此倒底何解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周易艮卦象詞。本夫子所作。而曾子抄作己說。亦不可解。唐後儒者疑有脫誤。而宋范諤昌則反謂彖傳大象文言。皆非夫子所作。以曾子此語有難明故也。然論語集解。又以此文連上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合作一章。而不在其位二句又複見于泰伯卷。總不可解。

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　桐鄉錢曉城攻周禮爲僞書。以孟子五畝之宅。註二畝半在邑。爲周禮作僞之一。此本自坐舛錯。以誣毀舊經。大不足道。然其說則先仲氏亦疑及之。據集註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並非周禮。且亦並不見他經。此不過禮註中有百畝之廛。爲田中之廛。里居之廛。爲國中之宅語。因之漢食貨志。有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趙岐註孟子。遂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此集註所襲文也。第其制有大難解者。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爲一井。今毋論小城三里。大城九里。各有多寡。而卽以中城五里觀之。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里居則四分之。以爲四九三十六家之宅。是二十五里。統計所分。雖至密亦不過九千家宅耳。乃孟子班錄之制。與周禮別。今亦不從周禮。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

侯服。而卽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爲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不可乎。可解乎不可解乎。況城中有宮。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又當在里居外乎。又況禮註乖謬。謂此里居在邑。實爲農民。冬月入城保城之計。吾不知其語始於何人。要是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寥廓者。倘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子使漆雕開仕。施少參講學湖西。有客問子何以使漆雕開仕。少參曰。子焉能使開仕。但可以仕耳。此虛詞也。客曰不然。但可仕則當如仲弓可使南面。韓愈文可以出而仕矣。明着可字。是文無有也。且惟實有仕處。故可使仕。若虛使之。是教之自衒。且干進也。而可乎。少參無以應。

無違。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此無違。正對孝字。卽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于無違之下。則理卽禮也。理者義之則也。既曰不違於理。則其說已明。何必又向樊遲補出禮字。且理與禮同音。既曰不違理。又曰不違禮。則必自辨曰我前所言者。是玉傍之理。今所言者。是示傍之禮。直笑話矣。順治辛丑。予與姜京兆飲胡司寇宅。時司寇方爲江南副使。有江西胡侍郎子在坐。作酒明府令。手一觴遍屬坐客。有能于無違二字。代一口語免飲。各霑醉無能代者。

學而時習之。學而時習之。學作效解。在爾雅蒼頡篇。以後字書原無此訓。且效亦不可時習。效兼善惡。萬一效

惡。如左傳尤而效之。效小人而棄之。則習惡矣。而可乎。但此字有兩義。一是虛字。如學文、學道、學裘、學箕、是也。一是實字。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之不講。學記七年論學。說命念終始典於學是也。此學亦是實字。自當實有所指。乃歷考諸經。凡學記至學。夫子志學。尚書典學。皆不知何所指實。卽此開首一學字。亦模糊讀過。究不知實解。當以何字代釋之也。此亦一疑案也。（志學當作論學。）

子畏於匡。子畏于匡。論語凡兩見。此是夫子蒙難一大關目。豈有讀其書。而但曰地名。地名全不識爲何國之地者。一謂是魯地。則魯原有匡邑。所稱句須爲宰者是也。但夫子周游在去司寇出走之後。係定十二年至哀八年然後歸魯。此時未能旋返游父母邦也。若謂是宋地。則其說是莊子文。而孔安國註論語。引以爲據。然考夫子去衞後。止如宋一次。卽已遭桓魋之難。論語所謂桓魋如予何。孟子所謂遭宋桓司馬者。此是實錄。未聞復遭匡難。若然則夫子過宋。當兩微服。是笑話也。若史記世家直指衞地。謂孔子去衞將適陳。過匡匡人以孔子貌類陽虎。因虎曾暴匡。遂止孔子。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衞。然後得去。則陽虎與衞邑風馬牛不及。焉能暴匡。且甯武子仕衞。在僖公年。歷文宣成襄昭五公而後至定之十二年。是在甯武時。孔子未生。在孔子畏匡時。則甯氏族滅已久。其間相去實一百五六十年。而謂爲其臣。而藉其解難。直笑話笑話也。乃又有謂在陳地者。見集註卷首。則更可怪。夫子初適陳。當桓司馬之厄。是時主司城貞子。未嘗畏匡。其次適陳爲蒲人所沮。雖蒲與陳近。然又與匡人無涉。最後則厄于陳蔡之間。其絕非匡難。又明白可據者。展轉不解。乃細按其文。則集註卷首載史記世家原文。而又刪改之。世家原云。去

衛將適陳過匡則匡在未適陳之先故是衛地以有將字在也集註乃刪去去衛將三字直曰適陳過匡則陳地矣是又不善讀史記而誤刪之者然則匡固何在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公山弗擾以費畔更不可解據集註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此大可疑者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此時無公山不狃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之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孔子與子路不悅之事乃公羊穀梁全不載及而其事則又無他書可據究竟何解

有父兄在客投考文爲有父兄在題其文大不流暢一似格格有物者初疑其人善屬文何便至此既而思之曰題自難明文安得達時在坐者不解予意予便問聞是聞個甚麼曰據高頭講章是聞義理何故聞義理曰以他章有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從義理講也然則此義理是可行者否曰可行何故可行曰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稟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晳仲弓聞不欲勿施必稟之賢剛之所生此又笑話也然而高頭講師亦自謂難通謂父兄長老之稱而作文者亦遂依違其間支吾不決殊不知說自難通不關此數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壓也凡此皆欲朗言之而必不能者然則何解矣

樊遲請學稼。樊遲請學稼。初發問時。值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在坐。俱無定解。最後問朱鹿田而得之。然前儒亦早有見及者。特未經指出耳。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眞欲霑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璞屑。則當啓之以大經大法。治己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申言疊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中。鍼乖鋒錯。至於如此。況遲仕叔孫。獨有能名。其在聖門。亦在顏閔下。有數之士。而乃鄙之斥之。以不明其書。而反厚誣其生乎。豈可爲訓。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助分解。若據春秋三傳。則皆云徹者十一。而藉又云。穀出不過藉。則仍兼助法。其所云徹。要是通助之義。而集註徹法別有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一十二字。誠不知其語出自何書。然顯與春秋傳。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與孟子省耕省斂。補不足補不給。以及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至下食五人諸語。全不相合。然既主此說。亦宜畫一。乃于請野九一而助節又註云。周之徹法蓋如此。則豈有祇一徹法。而屢變其說。了無定準若是者。孟子云。雖周亦助。徹即助乎。抑徹者通助者乎。請實解之。

蓋徹乎。哀公以年饑問有若。此是夫子爲司寇後。魯君頗重儒術。故特來造請。乃以國用不足之際。反使減稅。已屬不情。況告君之詞。須有著落。徒作君民一體語。謂足則俱足。此豎儒之見。輕於帝主者。而謂大賢出此乎。哀公所問不足者。用也。用出乎賦。從民與君邊言。賦者與也。有子所答盍徹者。賦中之稅也。賦與

稅總出乎徹而稅則履畝而穫祇從君取民邊言稅者取也故稅一稅二祇通貢法在鄉遂之間而賦兼用助合國中四郊以及都鄙山澤聯九賦以足國用是此一徹法而或貢或助或賦或稅或取或與必有一的確經濟生乎其間是以春秋有兩書法一曰初稅畝則前此宣公加稅也一曰用田賦則後此哀公加賦也哀公爲此問將欲加賦有子爲此答先請減稅則其與不與足不足之故自有實解何得以門面話涸應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公行子有人子之喪其說無據惟孫奭疏曰其子死也然亦不解何故往以問朱鹿田鹿田曰禮稱執親之喪其親死也中庸稱父母之喪父母死也檀弓稱曾子有母之喪是其母死又稱子路有姊之喪是其姊死經有文例焉可亂道此說甚快但公行氏雖屬貴臣然祇是子死焉得使盈朝赴弔致右師孟子一賢一幸皆至如此此時誰後誰主喪弔喪者抑弔主者世饒知禮又豈可漠漠無一解也

耆秦人之炙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據集註謂食色是性此告子所曉故以嗜食喻之則嗜食在內與敬長在外此告子自爲分別之語而我復以此應之是附和非折辨也且於夫物則亦有然者也亦全無解說何也

冬日則飲湯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與嗜秦人之炙二句相反集註曰卽嗜炙之意固齟齬矣且使難者進曰冬則飲湯夏則飲水果在外非由內也何以解之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使齊集註．謂爲子出使．則冉子請粟．便自難通．夫子第設教于魯之闕門．並無食采焉得有廩餼芻粟．可待頒給．且其請出入量寡多．卽司財之宰也．漢世學官有都養弟子．然止主饔飧．不主財用．想夫子當時．未必有此．然且強請強與．任意不顧．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與少．冉子安得與多．以爲冉子之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不惟冉子未仕．已自富於周公．必無是理．浸假有之．而旣欲私與．則不必請．旣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斷不得多．衒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繼富一節爲可議也．何謂也．

四書索解卷二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三年學不至於穀。孔安國以穀作善。不易得。言無不至于善者。此亦近理。但于不易得語氣似稍未合。若集註改至作志。謂三年學久不志於祿。爲難得。則世無三年便志祿者。古者爲學入仕皆有年限。如比年入學。七年論學。二十三十博學。必至四十五十而後可以仕。故鄉人升俊士。司徒升造士。不過使之入鄉學。入大學。必至學成之久。而後司馬論官。則已在二十三十之後。故曲禮內則皆曰。四十始仕。此年限也。若周禮司徒職。三年大比。賓興賢能。則但升鄉學以入國學之期。其云三年者。特以兵農諸大政。皆三年比較。謂之比要。而升造之期。則亦以此爲斷。然是升造之三年。非學三年也。徐仲山曰。以就傅之年計之。則三年祇學樂誦詩之年。以升鄉學升國學之年計之。則三年尚未小成焉。得志祿。

宗廟饗之・大孝章。宗廟饗之。章句無解。大全東陽許氏謂此宗廟。當從舜身上說。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此是杜撰之言。按國語與祭法。皆云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未嘗宗舜也。且此宗字。與祀舜爲宗之宗。皆是宗祀之祭。不是宗廟。古者祭五帝于明堂。以開王之宗配之。始謂之宗。如所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是也。況此宗廟饗。所以誦孝。若宗廟饗舜。則與舜孝何涉。又況此句與下章同文。周立宗廟。亦可云從武王身上說。但饗武乎。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二句不可解。集註心有所不安。但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

請問心如何不安。心既不安。則氣如何可助心。且氣是何物。必欲助心。將如何求氣法。此際不容統體說過便了。時東陽盧元倓、盧子遠、嘉興陳自曾、同邑莫蕙先、樓象明十餘人在坐。各無以應。又次日江山洪孝標、山陰何道生兄孫詩五人在坐。亦無以應。越三日。取大全來看。則朱子又云。如念慮之失。但當求之於心。而不更求之於氣。夫不求於心。告子所自言也。今反曰當求之於心。是解告子語而反其所自言。不可也。且何以求氣。仍不解也。乃朱子亦自知難明。又云。假如應物有差失。接人有差失。皆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自當悔過謝愆。補其差失。告子則任其差失。更不悔過謝懲。以補之。夫此氣即周身呼吸之氣也。吾不知應事接人。何以全藉此呼吸之氣。即以此呼吸之氣應物接人。何以有失道。且既已失道。自當仍從此呼吸中求補差失。何以但悔過謝愆。便謂之補。便謂之求助。此皆不可解者。

無暴其氣・氣壹則動志・

暴氣則是氣壹。然亦不能顯然言之。且氣如何是暴。如何是不暴。亦仍無解者。孟子以蹶趨動志舉暴氣氣壹之一端。然請于蹶趨外再舉一端。亦並無有。朱子曾于蹶趨外更求其說。但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則愈不明白。夫只此喜怒。而得當是志。過分即是氣。則志之與氣。總是此一物。全無分別。何以知得當屬志。不得當屬氣。且當喜當怒是志。爲政。喜怒之過分。則喜怒爲政。此時並無有暴喜怒者。其所云過分。是氣自暴。與蹶趨之暴。其氣迥不同也。且蹶趨則暴氣。暴氣則氣一。故足動志。若喜怒過分。失中而已。志何以動。過喜則動志。將不及喜。便得志耶。且喜怒是情。以春秋傳言之。則即是志。人之六志。受天之六氣以生。是氣生志。非志生氣也。且是天之氣。非人之氣也。乃不舉之徒。

東撰西捂。謂蹶趨可動志。則必是耳目手足之屬。遂有以謹步履。愼視聽。爲不暴氣者。吾不知耳目手足何以可餒可剛。大可充塞天地。將天下有浩然手。浩然足者。此又一笑話矣。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學不厭。教不倦。四書凡三見。其在聖仁章。則學誨承聖仁。祇一事也。孟子雖無聖仁句。而引書在聖仁章。亦卽此一事也。惟此有默而識之句。而上下不接。集註直分作三者。則又不可解。默識是何事。祇是默識。不過學中之一端。安得與學誨爲對待。乃附會其說。有謂默識是知。學是行者。按識讀作知。集註有之。但知不得言默。天下無知識而可有聲響形諸外者。若謂不藉人講求則人自不言。不可謂己默也。默在人。不在己也。有謂默識是心學。學是身學者。則集註有云。默識、默記也。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是其存心者。有所記之物。非心存也。猶中庸施諸己而不願有所施之物。非施己也。記心非心存。卽不得謂之心學。況學加身字。尤屬添出。則但列三目。而欲明明指其一。亦未易事也。

陳其宗器。宗器不知何物。章句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諸器當之。便不可解。考赤刀大訓諸器。見尚書周禮。名曰玉鎭。又名大寶器。不名宗器。惟大喪大饗則陳之。故顧命陳此器。大禘大饗陳此器。在春秋時祭。並無有也。且禮器各有名物。不得混稱。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則在諸經。原有宗器二字。而以大寶器當之可乎。則何物乎。

膺其時食。時食、亦不知何物。章句以春行羔豚、膳膏蕕。夏行腒鱐。膳膏臊。四句當之。更不可解。考此四句。是內則膳食文。在周官庖人內饔亦見之。所以供王后世子之膳羞者。原名饍食。故四句皆有膳字。謂肉之

煎和。可供饘飯者。非祭物也。周官內饔掌王后世子。割烹幷煎和之事。而至于廟祭。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何則。以煎和褻味。鬼神所不饗也。今膳者、煎和也。鬼神饗煎和乎。乃或者又謂禮原有時食。如王制時薦。明有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類。月令四時薦新。明有薦鮪、薦麥、薦黍、薦含桃類。此則較章句稍有引據。然又是薦禮。不是祭禮。春秋本時祭。其所云薦。卽薦醴薦羞之薦。非薦禮名也。且祭物有定數矣。鼎俎鉶芼各得限制。自迎牲薦腥。薦熟後。猶是庶牲。而烹之爲鼎鼐。切之爲俎。和菜而羹之爲鉶。並未有加于庶牲外者。卽陪俎附俎。稍有增減。亦不過就牛羊豕犬等而燔炙之。或膚腊之。誠不審何等時物。且用之何時。何所何薦享之際。此豈容貿貿無一解者。

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媚奧媚竈。不知如何媚法。經無明文。集註以五祀祀竈之禮。解兩媚字。謂禮凡祀竈必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自此註出。數百年來皆奉爲不刊之經。不特是書必如此解。卽祀竈之禮。亦安敢更有他說。而竟不然者。予嘗疑家室之奧。爲男女寢處。衽席猥褻之所。豈可祀竈。後考禮註。知逸中霤禮文明云。凡祭五祀。俱在廟。始知家室之奧。果不可祭。然猶疑設主其所。必家之爨室。祭於奧者。然後是廟室之奧。及考月令祀竈禮。則直設主在廟門外之東首。以祭廟時。必設竈陘在廟門外之東。所以安鑊而熟腥牲於其中。故祀於其處。並非家之爨室。若所云祭其所者。卽禮器祀先炊之人。所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絣者。據特牲記註。亦是祭廟時。至尸食竟。而祭爨神。無祭所之說。然且戶與中霤。其迎尸祭奧在廟室之奧。而門行與竈則皆在廟門西室之奧。則集註所云。奧有常尊者。不惟非家奧。幷非

廟奧廟奧常尊門奧不常尊也吾不知其媚奧者將何以媚也豈有此又別有媚奧法也何謂也

可欺也不可罔也井有仁焉一問原屬可疑惟知聖學者則此卽忠恕一貫誠意去惡不自私自利以至大學絜矩中庸成物皆是一串故先仲氏云初疑宰我亦聖門有名字賢哲何便迂遠至此及通讀四書始知與曾子爲人謀子貢博施濟衆夫子老安少懷禹稷已饑已溺孟子獨善兼善同一千聖相傳最切最要一實在學問而窮極到底因有此問是以集註云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此奚落聖門太過萬不如孔安國云欲觀仁者憂樂之所至爲政嘗蓋宰我惟恐人有陷害未嘗憂爲仁有陷害也然可逝不可陷在舊註今註俱自明白惟可欺不可罔則從來鶻突豈井之有人仍是子虛作欺人語耶抑否耶集註既無解而大全或問則謂可欺繼可逝朱子亦以爲是然又云可逝是就一事說可欺是總說其理然究不明白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泰山明堂不知所在惟趙註云本魯地而後爲齊有然亦不註所始并不解何用以爲巡狩耶則燔柴祭天壇而不屋明堂焉能柴且柴主上帝明堂五室主五方五帝卽有祭亦不相合也況西南諸嶽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聽政朝寢自有定位未聞周王聽政在東魯者卽四郊迎氣十二月聽朔在鎬京自有明堂卽東都明堂尙不之及而謂有周共主必四時東幸十二月遷魯以頒政於十二堂謬又謬矣況王政者王者之政乃專舉文王治岐爲言其立言之意亦必有在而世俱忽之此何故耶

知止而后有定大學知止而后有定止非空止卽在止於至善之善也善必始乎知而后進乎行則始曰知止卽

是知善。繼曰能得。卽是得善。知善、則不揜善以著善。得善、則必由學修以幾於盛德。至善、此在大學後文原是一串。但舉其要者提領之。而解者沒去善字。遂至汎言知得。似於致知誠意外別有本始。而大學功次。竟兩岐矣。試觀先后二節。其功次秩然。纍纍如貫。而攙此節於其中。何以解之。其後羣儒競起。如王柏、葉夢鼎、董槐、吳澄輩。皆不契章句補傳。欲攙此節於知本知至之前。謂之釋格物致知而明之。蔡清又欲攙之於則近道矣之後。大學割裂殆盡矣。畢竟此節作何著落。是誠意。是致知。必有能解之者。

與下大夫言。朝、與上大夫言。孔註云。上大夫、卿也。與下大夫言。則並不能解。嘗以此問張南士云。下大夫之名。見於王制。然考王制註。亦不大了。據云列國三卿。皆有下大夫五人。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天子六卿。爲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六官。侯國置三官而不敢居六。且又取三等之次居之。如冢宰司徒是一等。而不敢置太宰。祇居司徒。是次也。然而上大夫卿。但有三官。而於諸大夫中。則六官備具。謂之下大夫。如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馬下、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下、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共五人。謂之下大夫。五人其祇列五小。而闕小宗伯者。仍不敢備六。以與天子等也。乃予則又有疑者。從來大夫之名。上可以通卿。而下可以通臣宰。皆兼大小正貳爲言。此五人五小。卽卿之陪貳。皆臣屬也。顧又有不然者。如魯之三官。則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卿也。乃有公子翬求太宰。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則皆是上大夫。皆不稱小。是下大夫中。原有上大夫在其間。故孔疏云。上大夫是卿。則下大夫中當又分上下。先仲氏嘗言。夫子爲小司空。是爲孟孫氏之下大夫。及爲大司寇。則始進爲卿。而特加大

字爲上大夫。以爲此下大夫原兼上下二大夫而爲言者也。然而上大夫臣屬。不升公朝。必進爲大夫。而後可共立於朝宁之間。如公叔之臣大夫僕必後爲大夫。而始曰同升諸公。左傳子伯季氏初爲孔悝之臣。而既爲大夫。然後曰新升于公。今儼然在朝。則是升公之大夫。其于王制之下大夫中。或正或貳。或大或小。不知何等。且不知夫子是時。其于上下大夫。當身居何等。雖孔安國不能註。然豈無註之者也。此豈可略也。

謹按王朝小宰小司徒諸官。皆中大夫爲之。似侯國五小稱下大夫者。原是降等。故有謂夫子爲司寇。加以大字。卽不在五小之列。然又與孟孫氏正卿分作正副。則與上大夫卿又稍不同。或者如王朝以中大夫作六官之副。故此分上下。而夫子身廁其中。當是中大夫。但侯國中大夫不見禮文。因亦未敢遽定爲必然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世祿有兩說。一謂世祿卽世官。畢命世祿之家。孔安國註。世有祿位也。古祿隨位行。有位斯有祿。故論語天祿永終。亦作永保祿位解。觀國語范宣子歷序世爵。自陶唐迄今死而不朽。而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祿。不是不朽。正謂世祿者。世爵之別名也。然而世祿滕固行之。與井法何與。以爲封建與井田相表裏。行世官。卽是行井田所自始也。一謂世祿、是世卿大夫子弟、世世受祿。據禮註夏制。王國世祿。侯國不世祿。王制云。內諸侯祿。又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是也。商周則中外卿大夫。皆得世祿。祭義云。殷人貴富。注臣能世祿曰富。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

則復父故位。故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然而春秋世官不世祿。而此反云不世位而世祿。固已難解。且官族煩多。既使食其采地。至有過而後奪之。如周制剛田祿仕田之類。當亦必有限制。或以世殺。或以親殺。使邦甸土地。足任頒給。乃禮文茫然。即禮註亦周章蔑略。並無成說。而集註則云。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而成材則官之。若不可用。亦使之不失其祿。則既非世官。與畢命世祿之家。叔孫穆子所解世祿。俱不相合。而且詳於授官。而略於給采。并不知其語出自何書。必欲使世祿二字瞭然昭著于人間。亦未易事也。

虞仲。四書註。姓名。多有顛倒。人祖孫父子者。曾西即曾申。本曾子之子。而註曰孫。虞仲即虞中。本仲雍曾孫。而註曰仲雍是也。但曾西註。曾子之孫。直是誤註。無可解者。若虞仲註仲雍。則雖是誤註。而反費論說。仲雍係泰伯之弟。同逃荊蠻。繼泰伯爲君。此商諸侯也。及武王得天下。大封同姓。然後以仲雍之孫名周章者。封爲吳君。繼泰伯之後。而以周章之弟名中者封之於虞。繼仲雍之後。是爲虞仲。謂中即仲也。是虞仲之虞。以封虞得名。猶毛詩稱秦仲。尚書稱蔡仲。繫封國以爲號者。雍不封虞。於虞號乎何有。然而左傳云。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直以虞仲代仲雍矣。然猶曰。此追原虞仲封國所始以爲此。虞之封國。實由於太王之昭。猶之稱魯衞毛聃爲文王之昭。周公不之魯。而以封國爲文昭。魯仍是伯禽。虞仲仍是中原無誤也。及讀漢書地理志。引泰伯至德。虞仲夷逸。以爲吳仲即仲雍。而後之爲系譜者。註左傳者。皆曰仲雍一名虞仲。且有隱相巧證者。按系本曰。吳孰哉居潛。雒面來衷解之。謂孰哉者。仲雍字也。雍本熟食名。而

孰與熟通。因取爲字。其說已怪。然而吳地記曰。仲雍之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一地、一山、與一字一名。恰相脗合。是豈地之名熟果以字熟。而山之名虞。眞以虞仲爲雍名也。與此何解與。

周公・弟也　管叔・兄也

又有顚倒人兄弟名者。子糾是兄。小白是弟。而集註曰。小白兄子糾弟。管叔是兄。周公是弟。而趙註曰。周公兄管叔弟。其謂小白兄、子糾弟者。則直是誤註。不必解也。何也。以諸書有明證也。若周兄管弟。則各有所據。似亦未易猝辨者。孟子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卽史記世家亦曰。文王有同母十子。一伯邑考。二武王發。三管叔鮮。四周公旦。而趙注則曰。周公以爲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以爲周公兄也。故望之。則直顚倒矣。然而孔安國註金縢。亦謂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嘗以此資之。張南士。南士亦謂此事有可疑者三。周公稱公。而管叔以下皆稱叔。一周公先封周。既又封魯。而管叔並無畿內之封。二周制立宗法。以嫡弟之長者爲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爲大宗。稱魯宗國。三若尙書孔疏釋流言所起。謂殷法兄終弟及。三叔疑周公爲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則亦以爲公次武王。其弟及與殷法合。故流言。則趙氏所註。非無據也。其孰是孰非。亦槩乎未有定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夏后貢法。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此在禹貢所載甚明。謂田賦九等。必比較豐凶以定高下之則。此謂立九賦之等有然。非謂初間計豐凶。久以後豐凶便不顧也。乃曰凶年糞田不足。則必取盈。又曰。使民終歲勤動。不足養父母。又稱貸而益之。則殘虐特甚。唐虞三代皆有荒政。豈夏后立法獨無。周卹賑給。幷薄征・卽後之捐租　散利・卽後之發粟　薄征散利諸典。見於司農。若然。則省耕省斂。補不足。與助不給。所稱夏諺休助者、孟子

自矛自盾矣．此豈可無解而因文立訓．漫無識察如此．若謂此貢之流弊．則雖徹與助．誰無流弊．而獨以貢言之．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似乎舍此無可訓者．然潔白何指耶．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祇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仍是高潔意．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四書索解卷三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予避人崇仁縣時。駱叔夜明府。同陳石麟進士。訪予東明寺。聽寺僮讀大學

高阮懷非之。曰赴鬬必按實。子畏蒲時。家語載公良孺以車五乘相從。且有兵器。故可鬬。顏淵無是也。且鬬亦不勝必死。若謂師死。則弟必殉之。則師弟赴死。古無明據。卽忠臣殉君。亦必有益于君。如比干諫諍。甯俞盡體額。若君死亦死。則止徒人費子車氏之流。聖賢所不許也。時四座愕然。湖西施使君卽起坐長揖曰。若胡氏請討。復讎之義當如何。阮懷曰。此更不必然者。天子不爲匹夫復讎。周天子僅亦守府。時已無方伯。將欲誰告。且匡人非夫子讎也。陽虎暴匡人。而匡人報之。是匡人讎陽虎。陽虎且不得讎匡人。夫子焉得以陽虎之讎。認爲己讎。向使天子可告。方伯可與師問罪。則匡人有辭。顏淵此舉爲鹵莽矣。且解經須逐字逐句皆有著落。顏淵既後。則彼此違失。其不相知儼然矣。乃曰子在。則卽此二字。自有解說。今于夫子顏淵一問一答。全然不曉當日之義。但曰子在而不鬬。淵何以知子在。萬一不鬬而返。而子已不在。則將仍返故處鬬耶。抑已之耶。時座客皆離席請阮懷解說。阮懷曰。吾唯不能解。以有此疑也。遂約次日再會。以各陳己見。因相視嘆息而罷。　論語漢註與晉註俱不能解。至唐韓退之則改死字爲先字。似于文稍順。然祇以後先爲詞。則意旨疏淺。無義理。記者多事矣。此皆不能解經。而改經以爲說者。（解見聖門釋非錄。）

嘗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管仲不能死又事讎。夫子不責其不仁。亦已矣。乃反以死事者、爲匹夫匹婦自經溝瀆。盡情貪薄。誠不可解。然此一言者。出于聖人之口。記于七十子之手。傳之數十年。顯顯白白。雖稗子無知。亦必劇必剔。刻求其義。乃集註引程氏之說以爲之解。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仲可不死。且可事桓。若使桓弟而糾兄。則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此言侃侃然。理直而氣

關。想夫子亦豈豈矣。乃歷考諸書。則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夫子此言。正是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如之如何之何。向使程子不深考而作此言。是誣聖人也。使亦知考據明曉顛倒。而故作此言。是直詔斥夫子也。召忽可棄。薄夫子不可詬斥也。匹夫匹婦可當。反覆不忠。不可當也。然則夫子此言。程子誤解也。究之當何解也。　按子糾兄。小白弟。歷見春秋三傳及管子、荀子、莊子、韓非子、尹文子、古本越絕書。凡春秋以前文字。皆曰桓公弟子糾兄。且曰桓弟殺兄。惟荀子云桓公殺兄以返國。而漢薄昭上淮南王長書引荀子語。改殺弟以返國。韋昭註云。以漢文是兄。忌諱故也。其他無有稱子糾弟者。史記漢書載薄昭上書事。而史記云。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劉向說苑尊賢篇曰。謂桓公仁義乎。桓公殺兄而立。非仁義也。（當仁不讓于師。）當仁不讓。集註、謂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何遜之有。此言甚明。但仁既自有。則爲仁之功。但當勉己。何嘗有讓人而故自弛者。且當仁當字極不可解。當有二義。一當值。一擔任也。仁存于心。未有人心而適相值者。亦未有人心而可擔當者。則祇一當字已無解說。況遜師也。

（鮮能知味也。）中庸、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此似不需解者。然亦不可解。人無不知味者。據春秋傳。天地有明性。以生六氣。而首發之爲五味。是人之飲食。皆因地之知性以受天明察。純以知覺爲事焉。有飲食不知味之理。大凡人不知味。必其不食。人不學不知道。比之不食。不知味。故學記曰。雖有嘉餚。不食不知其味也。此易解也。若食而又不知味。則必有別用其知者。如發憤忘食。知在好學。食旨不甘。知在愛親。三月不知肉味。知在聞樂。大學所云。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此亦易解也。至於嗜味有不同。而知味則一。如同

嗜則同知其味。世有好饘。誰不知之。孟子所云。如使人之嗜味。性與人殊。則天下何事皆從易牙之味。此又易解也。即或嗜有不同。如屈到嗜芰。文王嗜昌歜。曾晳嗜羊棗。類然亦知所嗜之味。并知所不嗜之味。漢書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此亦無不可解也。乃曰。莫不飲食。則盡人言之也。曰鮮能知味。則是不知味者多。而知者反少也。此則大不可解者。而舉世之人。自南渡以來。六七百年間。帖然安之。從未有起而疑之者。是人皆知味。反曰不知。人皆不解經。反未有知其不解者。子謂子路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眞匪易也。

夫子爲衛君乎。夫子爲衛君。不可解。爲者、助也。豈有拒父之君。而可助之者。然而冉有疑之。子貢問之。則在夫子當時作何助法。見于意耶。抑見于事耶。不可解也。然且以夷齊入問。而即決其不助。則豈有一爭國一讓國尙須比較而後得決者。且即此一問。亦何以見得不助。不可解也。　幼嘗講學留軒。座有問及者。蔡子伯曰。此在公羊傳有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不以家事廢國事。此可助也。然而齊廢父命。夷廢先公立長之命。而俱稱賢。然且各廢國事。而各不以爲怨。此可不必助也。衆皆稱快。獨張南士又曰。此公穀有誤者。春秋公穀不見策書。與本事多不合。而其書則尤早出于漢世。故漢儒多承其誤。若據本事。則衛靈兩命公子郢猶是私命。至立後之告。則夫人三揖皆未與聞。而謂輒有王父命乎。然不終其說而罷。及于在蔡州。觀春秋經文。及左傳策書。知衛人與夫子皆有實爲爲衛君之事。與意與父命王父命諸論。絕不相合。深嘆南士有學。而特於論語則終不可解。據策書。在定公九年。衛靈齊景怨晉之久。以齊魯衛爲屬國。而

世責朝貢。遂同謀叛晉。邀魯共事。而晉趙鞅患之。將遷衛所貢里社五百家之在邯鄲者、實之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卽遷。遂殺趙午。因之午之親中行范氏叛。據朝歌。而趙鞅圍之。當是時。衛靈齊景與魯定同救朝歌。而不謂是年衛世子蒯聵得罪南子而奔宋。反遠依趙鞅。轉而拒衛。已大變矣。至次年定公死。哀公初立。仍于哀之元年。與齊景衛靈三國伐晉。而不幸衛靈又死。趙鞅乃用陽虎計。借納蒯聵以伐衛。喪帥師入戚。是伐喪當拒。借納君以報宿怨。其意叵測。又當拒。且晉所怨者靈也。靈甫在殯。而報怨者已在境。雖非納君。亦定無拱手而聽之者。是不可不拒。況晉爲齊魯衛所共讎。衛礙世子。齊魯不礙世子也。則又不得不拒。故當時衛人無不以拒晉爲能事者。然又不卽拒。至是年之秋。齊衛二國使鄭師輸粟以救朝歌。此靈公未了事也。乃鄭師擊趙鞅幾死。而蒯聵反執戈奮擊。大呼先王先公以救之。敗鄭師於鐵。（按靈公此時未葬。無謚。左氏過信晉策書於內傳稱呼文祖襄公。於外傳稱昭考靈公。亦誤。）是衛人縱不爲衛君。亦當爲衛。幷爲衛先君。乃又遲至次年。齊景遣師來。而後衛人亦遣師隨之。同圍晉蒯聵于戚。是衛人爲君。雖見成事。吾猶以爲相助之不早也。若夫子之爲衛君。則其意顯然。春秋哀元年。書齊景衛靈伐晉。二年書衛靈公卒。卽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是年秋八月。又書晉師與鄭師戰於鐵。鄭師敗績。至三年始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其歷惡鞅蒯斥晉爲衛。明見簡書。所謂無其事而有其意者。其後哀八年。夫子還衛。且與出公相周旋。亦皆此意。乃論語直曰。夫子不爲。吾不解也。且其所云不爲者。又祇以讓國之安心與否爲言。是豈伐喪納戚時。國命呼吸。固不當讓。而後此十二年中。太子居戚。或當不待其興變。而先揖讓而避之

也與然此等事既無書可考無成事可引據而聖人精意則又隱諱而不得發故曰眞不解也

喜怒哀樂皆中節・喜怒哀樂皆中節必動察而後得之近上蔡張仲誠爲中州理學儒者謂心意有動察性情無動察喜怒哀樂之未發卽天命之性也發而皆中節卽性所發之情也幾見喜可察而後喜怒可察而後怒哀樂可察而後哀樂者喜之所發一察便不能復喜若能復喜則僞喜矣故夫子不動察哭顏回而不知慟遇舊館人之喪則一哀出涕苟動察則脫驂之贈不可已而予向亦體驗之而深信其語然而君子愼獨與中庸致中和究作何解請各思之

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往在道南書院說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槩痴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一說今之成人上・有曰字・當是子路語・然於硜硜小人節・又說不去矣・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己有恥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己不過躬行耳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況夫子不舉大舜之知伯夷之廉而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若此者其一定意旨當必有在所藉有識者之切示之耳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一似將葬而始歸裁葬而卽出不終喪而爲齊卿者此是何解據夏商之制臣有父母之喪則三年不呼其門故曾子曰夏后氏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謂卽有未

了之事。亦于葬後盡致之。惟周人不避金革。而再期之後。卽可從政。毋論孟子客卿。原無未了之事。卽寇戎金革。不涉先生。且殯次門內。葬次門外。亦居喪要禮。孟子方教滕文行古制。居廬不言。豈有身甫三虞。而卽可離門內外者。　明儒郝敬求其說而不得。乃自爲解曰。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斂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葬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至三月歸葬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於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爲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爲壇位。成禮而畢。然後反魯。此在漢唐宋以來二千餘年無解者。而一人知解之。卽是聖人之徒。惜其言之仍未確也。據云孟子喪母。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卽往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君弔臣之文。禮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衞靈弔柳莊。齊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弔孟子者。卽遣人來弔。亦君命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況含襚有二禮。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謂不拜賜物而拜君命耳。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出自何書。況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卽春秋所稱公會齊侯於嬴者。果是拜賜。亦不當如是之遠也。且禮衰絰不入公門。非謂不入國門也。若爲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　大凡說經忌杜撰。郝氏于諸經非無見解。而往多杜撰。不惟不能捍經。反足爲經禍。此固大匠信者。但此節自郝氏解後。從無問及。亦屬憾事。嘗謂記者。每記事必有詞例。事不能解。或卽于此詞例求之。自者、從也。此言自齊、

謂母喪自齊。抑謂孟身自齊與。反者、還也。葬後有反哭之禮。謂葬訖而還哭於死所也。此所言反。當還于母之死所與。抑當還於孟子之客所與。吾皆不得而知之也。且葬非徒葬而遂已也。葬之前、有養疾升復、斂戶殯牆諸節。葬之後、有卒哭、作主、祔廟、還主、諸節。若孟子在齊。而孟母在魯。則豈有不赴養。不送死。至臨葬而始歸者。又豈有不反祭于母之室。不守主于母之寢。而一葬而卽可置諸節於不問者。則其稱自稱反。必自齊必反齊。夫豈無說而云然者耶。何也。

孫叔敖舉於海。孫叔敖非楚、公族。杜預服虔註左傳。誤以蔿艾獵與蔿敖。合三人爲一人。最是可笑。孫叔本蒥國處士。楚莊王滅蒥而後用虞丘之薦。舉以爲相。並非蔿氏。其誤以蔿敖爲孫叔者。以敖名相同。且同見于泌之戰。而又誤爲艾獵者。以宣十一年。艾獵城沂。是令尹。十二年孫叔戰泌。亦是令尹。兩年一官。必是一人。而實則泌之戰。孫叔爲令尹帥師。蔿敖爲太宰。僅典軍政。兩官兩事。然且蔿敖典軍政。指前時入鄭言。不指泌戰。故有謂蔿敖。此時不在軍者。其以叔爲敖。本屬誣妄。卽使孫叔是蔿敖。當亦不是蔿艾獵。何則。蔿敖與蔿艾獵。又非一人也。若艾獵本司馬蔿賈之子。而艾獵之子馮。又爲司馬。直是世卿。此與孫叔薦舉爲相。幷其子貧賤負薪。楚莊感優孟之言。而始封以其父之食邑。全不合也。故孟子特加舉字。編諸伏處之列。校之荀子呂覽史記。以及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歷有明據。特諸書稱期思之鄙人。期思本蒥國。與蒥相近。而後入於蒥。故封蒥寢丘。其在西漢地理志名寢縣。在東漢郡國志名固始侯國。去海數千里。並非海濱。乃曰舉於海何也。

百里奚舉於市。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此是繆言。故孟子不許。然其說自可解者。莊子。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是養牲也。國語、周王子頹好牛。奚少時以養牛之術干之。是以養牲干進也。惟五羊之皮。則實爲秦繆贖奚之物。秦紀、晉獻滅虞。以奚媵於秦。而奚逃楚鄙。秦繆以五羖羊皮贖之而舉以爲相。故當時稱五羖大夫。以爲此五羖羊皮所贖官也。然而非舉于市也。或曰、國策曰、舉之牛口之下。以養牲言。不以贖奚言。然而亦非舉于市。何則。田宅粢畜市販畜奚雖飯牛。顧未嘗販牛也。市何也。

費惠公。費惠公小國之君。何據。戰國無費國。惟魯有費邑。爲季孫采地。然並無稱君公者。或謂戰國魯衰。降魯稱費。此大謬說。毋論世家所載。自哀公後。歷戰國九公而後魯爲楚所滅。卽孟子稱魯繆公昭然也。或謂季氏入戰國。子孫居費。遂以邑爲國。而僭稱公。則亦無據。從來大夫食邑。但入其賦稅。而不居其地。孟孫不居郕。叔孫不居邱。季孫焉得獨居費。卽他書姓譜。有瑯琊費氏。梁相費君。是季氏之後。然祇以食邑爲氏。如趙衰氏、原展禽氏柳下。並不必居其地也。然而稱君稱公稱國者。客嘗以問予。予慢應之曰。古都邑與國原可通稱。如商國曰商邑。王國曰王都。類而都邑之長。卽可稱君稱公。如舜稱都君。齊棠邑之長稱棠公類。況費邑稱君。其來已久。觀劉向說苑。謂魯人攻鄫。曾子辭于鄫君。鄫、卽費也。是在曾子時。費早稱君。不必惠公矣。乃其中尙有可疑者。前文百乘之家。是孟獻子也。邑雖稱國。不得加于百乘。費卽稱公。亦不得加于孟孫氏。今儼然列作次第。百乘之家遠不如小國之君。則何也。然且呂氏春秋有云。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豈有季氏一邑而居然與鄒魯滕稱四國者。則或別有一小國。如顓臾邾極參列東方。

未可知也。況夫子墮費。在定十二年。與哀悼相去不遠。既已墮之。而毀其城。夷其宮。收其甲兵。焉得曾子居鄫。而卽有鄫國君臣主客周旋之事。其非季氏邑。又鑿鑿可知也。然究何據也。

衛孝公・衛孝公公養之仕。不可考。孫疏疏謂卽是靈公。史記春秋年表。衛靈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又孔子世家。衛靈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此公養實據。然前文明列靈公爲際可之仕。孝公爲公養之仕。豈有兩公兩仕。明白分列。而可以一公兼兩仕者。此不惟無此事例。且并非文例也。若集註疑是出公。此最可信。夫子哀八年反衛。正値出公周旋。子貢所云。爲衛君。子路所云衛君待子爲政。正在此時。雖靈公實出公中間。尙有蒯聵及公子般師公子起三君。而蒯聵謚莊公。般師與起皆隨立隨出。不立廟謚。則孝公一謚。必是出公。但出公拒父而反謚曰孝。似乎譏之。然古有貶謚。並無譏謚。當衛拒咸師。原是拒晉。不是拒父。故晉師旣去。太子云入保而卽安於戚。越十二年。未嘗一拒太子。而反爲太子所逐。是爭國在莊公。不在出公也。卽出公奔四年。必待莊公死後。公子起又奔而後入國。是後此出入。亦未嘗于父子間有所爭也。故衛人皆爲出公而子路、子貢、高柴輩。亦同時仕衛。而夫子不使之去。意者孝公之謚。衛人表微。而他書軼之。孟子獨存之者與。論世難明。全藉考據。此所待乎鉅儒之考之。復解之。豈細故與。

四書索解卷四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不惑知天命。自有一實在境地。非身臻其域者。原不能舉似親切。但集註以事物當然所以然解之。則倍不明白。從來六經言學。並無有以當然所以然作功候者。且當然所以然。不過是事理二字。學者行此事。便當知此理。頃刻了當。不待轉盼。且有知其理不能行其事者。豈有冒昧行去。遲久方曉之理。若然則章句解大學格物。爲窮事物之理。其功候在誠正之先。所云先知後行者。此何以獨在行後。且何以大學窮理在十五時。而此又俟之四十五十。是自矛盾也。況其所云當然所以然。又分別不清。立、是行當然。不惑、是知所以然。知行與事理俱了當矣。乃其註不惑曰。于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而于知天命。則又云。知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則于行之後。先有非事非理之知。在所以然之前。而于知之後。則又有所以然之故之理。在當然之理之外。吾安從知之。　又況天命二字。自有確解。中庸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曰天之所以爲天。蓋指至誠不已。所謂文德與天德也。則命本天之所以。並非事物所以。且祇一層功夫。無兩層功夫。若僅以事物所以。將流行賦物。認作天命。則湯告衆庶。即曰惟皇降衷。順爲常性。未嘗曰民不可使知。鄭子太叔論六情。明明言好惡喜怒。本天之六氣所生。並不俟四十五十始知得也。且所以爲天。即是此天。不必分別。嘗疑集註解民可使由二句。謂由理當然。不知所以然。祇一理而有當然所以然之分。今益茫然矣。即所以然之故。不知所以然是天命。故是天命。總不可解。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耳順從心所欲。亦不可解。集註以耳順爲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從心所欲。爲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兩下比合。非不斐然可觀。亦思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生知安行之事。何以至六十七十。始躋此境。且不思不勉。一齊俱至。必不思而得者十年。然後能不勉而中。亦必無之事。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集註、不解作字。但曰妄作。妄作、是作個甚麼作事耶。仰作文耶。按作者造立之名。天下造立。祇兩種。除作文外、總是作事。然須著一邊。故漢包咸註此謂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則指定是作文。且以春秋時。異學爭出。著書滿天下。各行其說。故言此示戒。正與篇首述而不作。作字相爲發明。此亦無不可者。但不從其說。則亦應直註曰作者、作事也。溷則無可解矣。且此但言作。未嘗言知。知者作之之法。毋論作事作文。必須有知。卽不能知。亦須曉作之之法。作事耶。則必廣聞見。審善惡。以濟其事。作文耶。亦必需廣聞見。審善惡。以資其文。此雖非知而作者。然亦次于作者之知。蓋所云次。是知作之次。非次于知也。近講師以求知立說。全忘卻而作之三字。豈通解與。

遠宗曰。觀多聞二句。微近篇籍。其詳見略聞。又頗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相合。故漢朱雲傳贊云。世稱朱雲言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實指作文矣。但無定解耳。

忠信重祿・忠信重祿。不可解。章句謂待之誠而養之厚。則君待臣無言忠者。春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則忠信者、民之事也。卽又有忠信之長語。亦就臣之爲師表者言之。若謂養士之厚。則指平日教士言。並非祿養。周制班祿有等。最下是士祿。與農民口食。庶人在官廩給同其差次。未嘗厚也。且祿定于位。自上

卿至下士。皆有一定。並無畸輕畸重之典。如謂先王班祿。準之官民。如其常制。卽可稱重。則所謂重祿者。在先王班祿時。已重之也。將所謂忠信者。又是何時。先王忠信乎。抑後王忠信乎。九經曰勸士。誰勸之乎。（嘉善而矜不能。）中庸嘉善而矜不能章句無註。以遠人行旅。偶出其塗。原無有旌別淑慝之典。可藉考據。然亦須有著落。且經無晦句。既稱明經。則更當力求其義。使之可安。乃大全小註。直以游士當之。失春秋以前有閒民而無游民。游卽斥之。況已稱爲士。則自入塾就傅以後。凡居處游息。不出校學。惟達教見擯者。然後移郊遂而屏四方。他無是也。況遠人有實指。王朝以異姓爲遠人。如鞏簡公好遠人。列服以異國爲遠人。如遠人不服類。若遊士雖不遠千里。然無稱遠人者。九經遠人。漢儒以蕃國諸侯一項當之。宋儒增賓旅。則賓已在朝聘中。與遠人無涉。況游士也。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足兵。與民信列爲三者。不可解。若集註云。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則益不可解。兵食民信。唯漠不相須。故稱三者。若民之信之由于兵食。則二者矣。且惟漠不相須。故可去兵又去食。若信由兵食。則兵食一去而民信將并去矣。倉廩不實。武庫不修。而欲使教化後行。而信民將如之何。

（必不得已而去。）必不得已而去。亦不可解。夫不得已。非空一說過。必如何是不得已。往求其說。知國家難處。別無他事。惟荒札軍旅。周官所謂荒政與軍政者。此一凶一荒。可稱不得已之事。他卽無有矣。特此二事。若在荒札。正需食。在軍旅。正需兵。豈有倉廩既實。武備既修。而反從而去之之理。夫子與子貢窮極到底。此處

亦須討一著落。不知所云去者。是既足而去之耶。抑此在行政之始。兵與食原未曾足。但不使之足。便是去耶。凡事須體認天下有兵食足而不得已之事。斷無去兵食而反得已之事。則既足而反去之。固屬誕妄。然但不使足、則何以先必曰足。且何以不得已。事必剛在未足之前。萬一既足而有不得已。則又何以處之。此非不使足三字可模糊過也。

於斯三者何先。三者求先去、則必民信亦可去、特先後間耳。不知民信當如何去法。此亦千載來無疑及者。

民無信不立。民無信不立。集註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此立字何義。至講師增曰。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則此立字。是立身之立。百姓無信。何難直立天地間。此與士人較量品行。必俯仰無愧怍不相干也。乃集註又云。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則仍解民信。不解不立。而且此一信字。又似民信。又似君信。不知誰信。信且難明。立又安論矣。

去兵　周制用井法。皆藏兵于民。民卽兵也。民不去。卽兵不去。又安有專去其兵。與民信民字。截然兩分之說。按周禮。鄉遂公邑。賦徒役。稍縣鄙都征車乘。雖有車徒之分。然其所賦人給使不一。卽喪祭蒐狩外。或佐兵甲。且以助輦仗輦輦諸役。而不立兵名。並無有一兵在民外者。至春秋。諸國漸設行徒。如魯僖伐楚。卽有烝徒增增。列于車外。而晉霸毀車爲行。吳且與甲士以爲徹行。故左傳有崇車崇卒之文。崇車者、車兵。崇卒者、徒兵也。晉悼有中軍什吏。率其卒乘之文。卒乘者、徒兵與車兵也。蓋此車兵之外。別有徒兵。而車徒兩兵。則又加于丘甸賦車。鄉遂賦人之外。而自爲聚散。民是民。兵是兵。而兵與民雖矣。是兵民之雖

起于叔世。去兵之說。全非古法。集註並不註及。而夫子論兵。則又不當直以春秋卒乘爲訓。此千古疑義。不當概置之不問已也。

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節。尊德性而道問學節。不可解。章句、以尊德性承洋洋言。謂尊天德也。以道問學、承優優言。謂行禮教也。則下四句分承。或以廣大高明。故厚推發育之原。精微中庸。新與禮儀經曲之數。亦頗相近。乃不知何故以存心致知四字。鑿鑿分配。毋論廣大高明。與存心愼獨。不睹不聞。不甚合。天下豈有道中庸。與崇禮而可言致知者。此指白爲黑。五色不自言。而人之兩目不可掩也。然且上截存心。下截致知。學者用功。不知從何一截下手。乃爲之說者。又曰。致廣大温故二句。是知極高明敦厚二句。是行則既已橫截。又復直劈。上下四旁。如九衢然。欲求一入德之門。有頭有緒。亦難言之矣。此中庸君子誠之者一大要功果宜如何。必有能解之者。

妻子好合兩節。妻子好合。自然是承應高遠自卑邇之意。但集註混註一句。並無分別。則以高卑言之。父母高而妻子兄弟卑。其爲自卑意。原可解也。若以遠邇言之。則謂妻子邇而兄弟遠。已於倫次有乖迕矣。如謂父母遠而兄弟妻子邇。則直是悖逆無道之言。恐非子思所敢出也。或曰。此當分屬。以妻子節屬遠邇。父母節屬高卑。兩相承應。則離逖兄弟。密邇妻子。其在秩敘五品者。亦必不然。

作者七人矣。舊本、以作者七人句。連上賢者辟世四句。統作一章。故從來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特明註七人。在漢晉儒者。不無太鑿。然既有數目。則亦當考求其實。不然。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並無經據。亦只是

漢儒馬融之註。何以婦人爲文母。爲邑姜。必斤斤較定也。若程氏謂作者謂聖。別引羲軒堯舜等爲七人。則于易繫聖人作而萬物覩。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諸作字似較親切。然必作者謂聖。明明有創制顯庸。開物成務。公然傳世者。卽不能鑿指某數。若祇與起在位。以振爲作。如尚書作之君。孟子賢聖之君六七作之作。則又何止七人矣。每欲于此審其實有不能者。包咸註七人。在論語。卽長沮、桀溺、荷蓧、石門、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卽逸民。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七人當與上四句合。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篠、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史記七字多是十字所誤。以篆文相近耳。）

朝聘以時。往人館時値康熙己未上計行覲禮。侍班禮畢。同館諸君陪益都相公憩萬柳堂。益都問朝聘以時。予曰。漢唐儒者。皆不識朝聘之時。況今日矣。益都咈然曰。朝聘大事。且尚書三禮多載之。豈有漢後都不知其時者。顧徐華隱曰。章句如何。華隱舉章句。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益都曰。此得非時乎。予曰。此是王制文。然雜舉他禮。並不知爲何代典制。此在先儒有非之者。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直見之聘義。然是諸侯交相聘之禮。舊註所謂諸侯聘諸侯者。故鄭子產與子太叔舉晉霸所定諸侯聘晉之禮。亦云無歲不聘。云三歲而聘。與此正合。非天子禮也。若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並不知何代之禮。先儒賈逵服虔輩。疑必是夏商禮。以虞廷四載一朝。尚書周官六年一朝。俱非五年。此必歷代漸增。其滅于虞廷。而增于周官者。定是夏商故云然。然而周官六年。明見尚書中庸。九經所云。文武之政。正是周

制。則此朝聘之時。當據尚書周官文。而不謂彼此所記。一往不合。間嘗參考諸書。知周禮一法。有六年六朝。六年三朝。六年兩朝一朝之別。與尚書異。春秋傳又一法。有歲聘以志業。謂每歲一聘。間朝以講禮。謂每三歲一朝。再朝而會以示威。謂每六歲。又一朝。與尚書周禮又異。此可知乎。益都大驚屬予與徐華隱吳志伊三人。究竟其禮。皆悵悵無所定。志伊但存其說。記于所輯約禮篇之末。及予歸草堂。距向主客。時越二十年。及門以予病。請予說四書不可得。會會稽章泰占、嘉興陳自曾來。堅請予說中庸。因及朝聘句。董理其說。且較諸經及漢唐儒解此者。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行人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蕃國世一見。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昔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昭十三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按鄭游吉明云。晉霸令諸侯之禮。而鄭氏註大宗伯文。引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作朝聘天子禮。則誤矣。叔向明云。明王之制。使諸侯自相朝。禮有歲聘。間朝諸文。而杜預又謂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朝于方嶽之下。如周官文。則又誤。然且賈疏以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諸文註之時聘下。謂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四、六、八、十、十二年朝。男服三、六、九、十二年、朝。采服四、八、十二年、朝。衞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十二年朝。附會鄭註。而俱不得合。孔疏于尚書註。明云周禮無此法。無六年一朝之事。乃又以三年一朝。六年一

會十二年一盟。附會左傳。卽註左傳亦明云。與周官周禮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乃猶以再朝而會。當周官十二年巡狩之文。竟以十二年當六年。且不知三年一朝。是何朝法。其他不得明白處。不能指舉。是卽此一朝聘禮。欲求一定時而不可得。況禮中大小諸節目乎。知禮者審之。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及之十一之字。須是一義。集註以知及仁守兩之字屬理。莊涖動之兩之字屬民。則于十一之字作兩截矣。漢包咸謂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必失。此以之字屬官位解。與易繫何以守位曰仁相合。且曲禮有涖官行法語。卽莊以涖之。亦相合。然于動之有礙矣。若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則十一之字。俱指民言。此似不誤。但通變安性。俱以仁知從民上見得。與莊涖動禮全于君身見。莊禮者。仍是兩截。至正義兼包顏兩義曰。此總論居官臨民之法。則公然分屬。與集註兩截何異。此亦不能有定解者。

守死善道。守死不可解。守至死耶。抑守其死耶。生死亦大矣。何以必守其死。死何以可守。且未有篤信好學。如是用力而但守一死者。若守而至死。則守個何物。本文何處可著守字。盍亦思之。

性相近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性是天德。故子思以天命二字指定之。豈有夫子言性。與子思異者。乃其云相近。集註惟恐與孟子言性善有礙。因以此性字爲氣質之性。則稍杜撰矣。六經從無以氣質言性者。王草堂云。尙書言天降恆性。易繫言繼善成性。禮記言人生而靜天之性。皆本天命言。並不雜絲毫人欲。故曰善。曰性近。蓋相近卽善。天下善人。不必皆一樣堯舜也。若氣質則如禮記所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安得相近。乃儒

者將氣質二字綴在性上。此始于程氏。而集註因之。已不可解。及其註上知下愚不移。則竟承上性字。謂相近之中。又有善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則不特此性非性善之性。將公都子告子所言諸性外。別有相近而又一定不可易一等。既非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又非有性善有性不善。可怪之甚。乃程子又云。性無不可移。人苟以善自治。亦無不可漸磨變易。則又授其權于習。此正荀子性惡需習。所以尊教之說。而又不自知也。凡此皆大不可解者也。

齊人將築薛。齊人築薛。不知在何時。按國策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稱爲薛公。及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則所云齊人築薛。應在湣王之四年以前。此未嘗有城薛事也。然此時孟子方去齊游滕。并游宋薛。則不過在齊宣末年。與齊湣城薛似不相合。且孟子游薛。薛尚未亡。而時適有用兵之事。故其餽孟子曰爲兵。曰聞戒。雖趙岐註。時人有欲殺孟子者。此無據之言。深不足信。然要之用兵何事。與築薛何時。請問漢後儒者能言之乎。

宋王齊楚惡而伐之。孟子于魯平滕文。皆止稱公。獨宋以小國而反稱王。則其所稱者。自當明指曰。此宋何代王。集註謂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此襲舊註。而可疑者。據國策史記皆云。宋君偃始僭稱王。而旋爲齊楚魏三國所滅。則宋稱王者。止偃一人。獨其稱滅滕伐薛。則僅見之國策古雀篇。而其言不實。春秋正義謂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若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無可考者。然云宋滅滕則不然。據孟子自去齊以後。卽游宋游薛。故有在宋餽贐之

文。然而孟子在宋。滕文且過宋而見孟子。則宋王滅滕。自無此事。況註曰。嘗滅滕。則似前此者。尤屬荒唐。若其稱宋王。與齊楚並伐。則總難實指。考宋偃王。在齊湣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與孟子去齊游宋。祇在齊宣之末。湣王未立之前。年分不合。此時焉得有宋王之稱。且孟子游宋時。齊楚未伐宋也。宋世家明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伐齊。南敗楚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爲桀宋。至君偃四十七年。（年表作四十三年。）當齊湣三十八年。蘇代請伐宋。然後齊楚魏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桀宋伐齊楚。齊楚未嘗先伐宋。且齊楚報伐。距孟子游宋時。已不啻三十餘年。其年分事蹟。統不相合。此皆不可解者。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春秋無鄭人侵衛事。此本春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而孫林父使尹公佗庾公差追公之事。孟子時策書未出。而傳聞互異。故言如此。此在註經者自應明據本事。指其同異。豈有依文訓解。一若春秋實有其事者。趙岐避讎。在安丘複壁中註孟子。其腹笥未備。或詳或略。自可見諒。若集註則不應有是矣。今按其事。子濯孺子尹公之他。庾公之斯。是師弟子三輩。在春秋傳。則公孫丁、庾公差、尹公他。是師弟子三輩。其間同異。亦不甚遠。祇春秋傳是甯殖孫林父以臣逐君事。與列國汎常相侵不等。孟子引此證師弟子弒逆。或恐大義輕重。較難比擬。故特諱其說。如薄昭上淮南王書。稍變其事。與抑亦所聞有異。如司馬遷記趙氏下宮事。與春秋傳原不合。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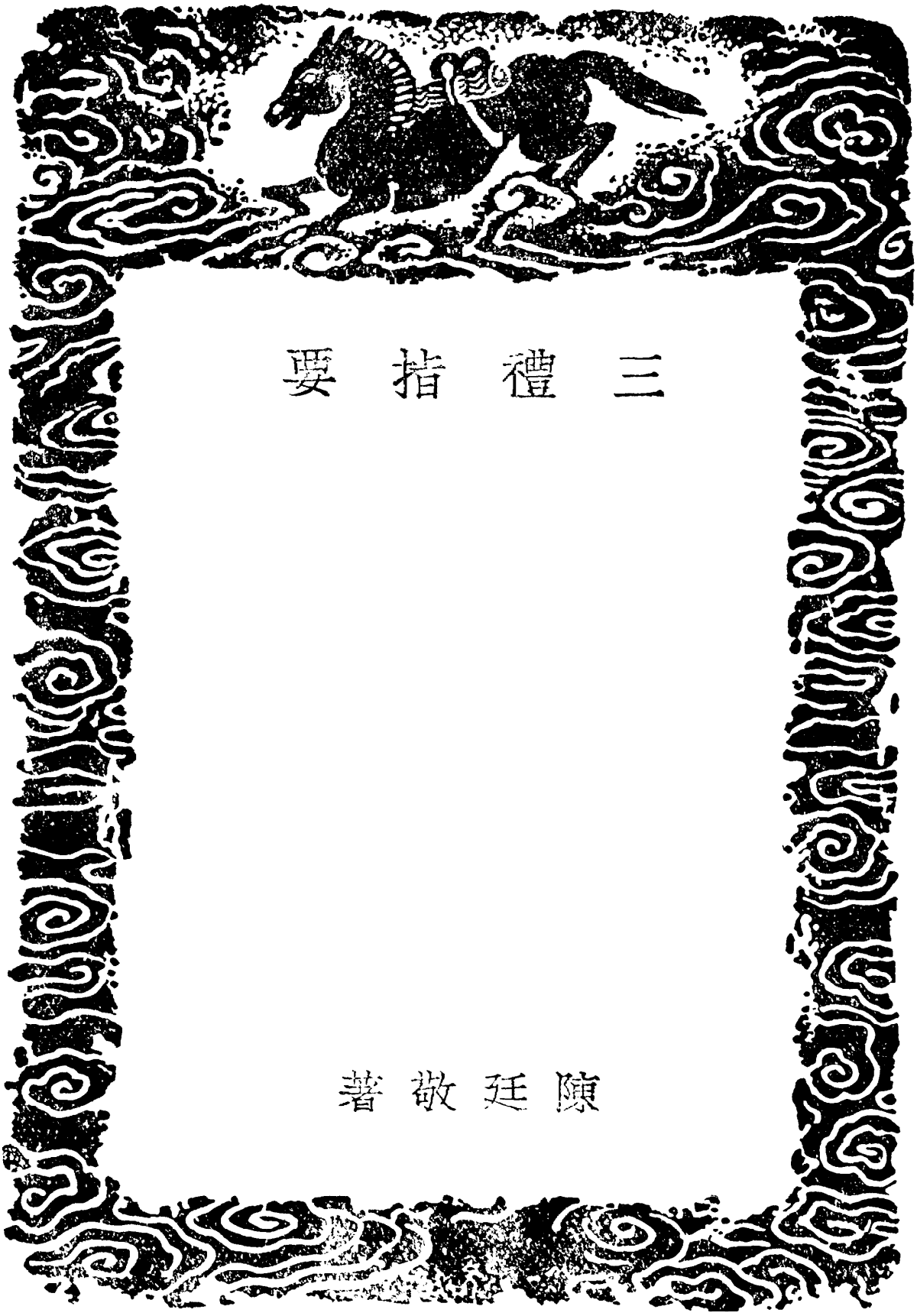
（滕定公、文公。）滕定滕文二公。在諸書俱無考據。趙註引古紀世本。謂滕至戰國。惟有滕考公麇。及其子元公弘。與此相值。意者後世避諱。故改考爲定。改元爲文。與然此亦臆度之言。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雖禮冠諸文。而宗廟所重。專在合宗。故曰所以序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工史書世。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此在宗廟中。應序死者。而前儒反指生者。以廟次一定。毋庸再序。祇以天子諸侯。分宗別族。未免渙散。非大饗宗廟。不得合序。故祭統云。惟有事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犆祭便無此矣。章句謂宗廟昭穆。子孫亦以爲序。則大謬不然。祖宗廟次。與子孫世次。截然兩事。周之懿孝。姪居叔上。魯之閔僖。弟在兄前。使子孫依之以爲序。不大亂乎。且生者所序必有祿位。不知周公太師。召公太保。凡爵尊者。與毛叔鄭奉明水。衞康叔封布茲類。凡有事者。概詘而列之昭穆之中。抑別有序事序官在昭穆外者。此皆極大極關係一典禮也。豈可漠然不解及也。

祼將于京・祼將于京。不可解。古無外服諸侯助祭京師之事。尚書六服五年祇一朝。而周禮大行人。或每年一朝。或兩年三年一朝。猶以爲煩數。非周官舊制。豈有六服每年可來京助祭之理。即或五年大禘可令一至。然周制朝法。各服分年朝。而每年應朝之服。則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以時至。大禘在夏月。將應朝之服復合東南西北四方諸侯而共會此夏宗之一月。亦無此事。所以宗廟序爵辨貴賤禮。前儒據祭統文王世子諸文。謂序同姓卿士之爵。註云。爵者、公卿大夫也。而章句不察。增一侯字。曰公侯卿大夫。而於是附和者。謂公侯指外服公侯伯子男言。因以序爵屬異姓諸侯。此是誤解。特祼將之禮。在周頌儼有肴客振鷺二詩。而尚書益稷有虞賓在位。伊訓有侯甸羣后咸在。武成有邦甸侯衞駿奔走。洛誥有王賓

殺禮成格。豈皆妄語與。乃遍考經註。如孔安國、馬融、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但曰助祭。助祭並不識是何祭。且如何助法。其在三恪與六服諸侯。必何時始來一助。自漢晉至今無一解者。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監殷。監字何解。據尚書梓材。王啓監。孔安國謂開置監官。則監是官名。而周禮太宰職立其監。鄭氏謂公侯伯子男各治一國。則監官即五等諸侯。然自治其國。與監殷無與也。若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則以大夫監侯國。與此不合。且方伯即監官。不知此監。監方伯。抑代方伯監他國。總無可考。況監殷止管叔耳。大誥書序又云。三監叛。夫王制三監祇是官名。此當實有人數。乃孔安國謂管蔡商。而漢地理志。即以武庚管蔡三分衞地。當三監。夫以武庚爲監殷。已屬難通。況管蔡自有封國。安能舍所封而分衞地。此尤荒唐者。乃集註則又襲鄭氏說。以管蔡與霍叔合作三數。此據蔡仲之命。而又誤者。夫監殷、流言、與叛。截然三事。先儒謂監一叔。叛二叔。流言三叔。霍但流言。並不在監殷內者。然則監殷是何官。三監是何人。全未解也。



三禮指要

陳廷敬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三禮指要

清　澤州陳廷敬說嚴著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爲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爲儀禮之學、別錄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二戴禮竝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竝取二家。今大戴禮不頒於學宮。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爲諸儒雜說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爲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禮記者、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聞嘗論之、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召

亂。蓋古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出。是二經者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爲一家之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駁。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以爲秦漢之書。而以爲商周之禮。不以爲傳注。而以爲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刪定焉。又嘗考戴聖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爲盜。身爲禮宗。奸犯名義。君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按戴聖向俎豆孳宮。明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去之。并記。愚聞之師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竝周公所作。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禮記乃孔子詔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爲記。或錄舊禮之文。或錄變禮之文。或兼記仁義。或雜序得失。漢時眞僞雜出。共二百四十一篇。大戴德刪爲八十五篇。小戴聖刪爲四十六篇。而取月令、明堂、三篇。合爲四十九篇。今所用者。陳澔之集說也。或謂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亂難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龍候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慘夾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俊。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

秋爲來歲受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爲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明堂以爲七百。書以爲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爲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如此。故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朱子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著處。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漢人安能到此。自王安石變取士法。棄經任傳。而儀禮遂廢。朱子始爲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以至燕之禮。莫不皆然。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喪祭二禮。托勉齋成之。先生斯作。最簡切而精當。卽令考亭復起。亦必以禮宗相推許也。長洲韓菼。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四書索解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G六二二